

“Homeland Identity” or “Motherland Identity”: Ethical Choices in Wu An’s Poetry

Fan Pik Wah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 &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Wu An was born on July 24, 1937 in Kuching, Sarawak. He was third generation Chinese in Malaysia. A well-known poet, Wu was the winner of the fourth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Prize. Bor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thrived through the period of colonialism, participated in the strife for the independence, and experienced bitter imprisonment. Wu’s literature was embedd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ism and realism. With high political fervor, Wu produced many distinguished poetry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In 2012, he published anthology of his own work, entitled *Fading Smile*. It was a significant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 since 1953. Based on poetries compiled in *Fading Smi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ension and concurrence between Wu An’s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ethnic identity, examining the ethical choices between his “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

Keywords: Wu A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omeland identity Motherland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本土与原乡：论吴岸诗歌中的伦理抉择

潘碧华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摘要

吴岸，于1937年7月24日生于砂拉越古晋，是华侨的第三代，马来西亚著名诗人，曾获第四届马华文学奖。吴岸生在二战时期，经历了被殖民、争取独立和被捕下狱。吴岸的作品蕴含现实主义和本土意识，吴岸以高昂的政治热情，一生中创作出许多诗作。2012年出版自选集《残损的微笑》，收录自1953年至今最优秀的创作。本文依据《残损的微笑》的诗篇，分析吴岸其爱国思想与族群认同的拉锯与磨合，审视马来西亚华人在“国”与“族”之间的伦理抉择¹。

关键词：吴岸 马华文学 本土认同 原乡认同 伦理抉择

¹“伦理抉择”此一词汇源自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主要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参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你对我们这一代有何感想，哦大海？
你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分开！
你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²

前言

吴岸，原名丘立基，祖籍广东澄海。1937年7月24日出生于砂拉越古晋，是中国移民东南亚的第三代华人。吴岸是马来西亚著名诗人，曾获第四届“马华文学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在世界华文诗坛具有较高的名声。迄今，出版的作品文体繁多，有诗集《盾上的诗篇》（1962）、《达邦树礼赞》（1982）、《我何曾睡着》（1985）、《旅者》（1987）、《榴莲赋》（1991）、《吴岸诗选》（1996）、《生命存档》（1998）、《破晓时分》（2004）、《美哉古晋》（2008）、《残损的微笑》（2012）、马来文译诗集《Gulombang Rejang》（1988）、英译诗集《A Tribute To The Tapang Tree》（1989）、中英对照《吴岸短诗选》（2003）；有评论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1987）、《马华文学的再出发》（1991）、《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1995）、《坚持与探索》（2004）；历史著作有《砂劳越史话》（1998）；传记文学《黄文彬传》（2000）；散文集《葛园散草》（2005）等。

吴岸生长在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被殖民（殖民主义）与争取独立时期（民主主义）的时代交替。他的作品蕴含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爱国意识。吴岸自小在父兄的教育和影响下，初中就参加了反殖民统治大罢课运动。后来参与砂拉越的反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运动，创作了许多含有政治意

²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0。

识的诗作，遭到殖民地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的追捕，1966年12月与妻子被捕，入狱十年。获释以后，他继续创作。³

《残损的微笑》是吴岸最具代表的诗集，2012年由台湾酿出版社出版，由诗人自选从1953年出版的八部诗集里最优秀的作品，即：《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榴莲赋》、《旅者》、《生命存档》、《破晓时分》及《美哉古晋》，可说是集作者创作之精华所在。本文以诗集《残损的微笑》为参考，探讨作者创作生涯中所体现的精神内涵。

一、脚所踩踏的即是乡：家国之认同

砂拉越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时，吴岸25岁。吴岸自15岁开始写诗，我们可以在吴岸的作品中看到马来西亚未独立之前，南洋华人社会对“祖国”的概念的分歧。吴岸的青年时期，也就是马来西亚国还未成立之前，第一代的华人自然而然视中国为祖国，当南洋一带是寄居之地。吴岸的祖父满清末年从中国南来，带着家乡深刻的记忆，最大的愿望是落叶归根。其父的记忆来自祖父的教诲，他们土生土长，对原乡的认识来自父亲的耳提面命，依然传承来自原乡的传统与风俗，虽然没有原乡生活的经验，却忠诚地复制先人的生活记忆。第三代距离他们祖、父辈的原乡记忆日远，对原乡的感情转移到脚上所踩踏着的土地上。

随着世界局势的改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史把流落到海外的华人带到抉择的路口：回国还是不回国？许多华人选择回国和家人团聚以及参与建设，更多的人选择观望或暂时不回国，准备先在南洋赚取财富，将来局势明朗后才衣锦还乡，有些甚至准备在南洋终老。不管回国还是不回国，那时候南洋还是殖民地，

³ 其详细生平可参见吴岸，〈新书自序〉，《盾上的诗篇》，吉隆坡：南风出版社，1988，页 i-vii。

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出生，华人就是中国人，几乎不存在国籍认同的问题。

到了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的进程势在必行，华人到了必须选择国籍的关头。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马来（西）亚即将独立为一个新兴国家，这个英国殖民地自1948年就站在反共的阵营，正式和中国大陆断绝往来，禁止中国出版的书籍进口马来亚和禁止两国人员之间的往来，而且以英国为首的军队如火如荼进行大规模地剿灭马来亚共产党。华人在马来西亚独立后，要不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就得“回去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或成为所谓留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

对于坚持了几代中国认同的华人，千辛万苦在异域办校、建庙，为的是让子孙后代继承“中国人”的身份和特征，要他们放弃中国人的身份成为异国的公民，确实难于接受。与此同时，许多华人家庭已经落地生根，有的已经组成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家庭，若要连根拔起，放弃略有成产业的产业，回去局势未定、前途未明的祖国，也无法割舍。去或留，在一个家庭里也出现不同的声音。

同年8月12日，吴岸发表了一首可以说是见证历史的《祖国》，显示许多华人家庭因政治局势而必须做出的割舍。去与留、原乡还是本土、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对已经在南洋开枝散叶的华人都是痛苦的抉择。华人传统的观念就是要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离家再远再久，也断不了原乡的亲情，回家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可是，滞留异乡越久，越容易累积所要承担的责任。一边是等着他回乡的亲人，一边是在身边的孩子和孙子，是一个人回去，还是举家搬迁？已经成年成家的孩子有什么想法？如何解决原乡去留的问题，吴岸的《祖国》做出了一个看来两全其美，却又悲壮无比的割舍。

在离别的渡头，快乐和悲哀交织，“一个白发的老妇在船舷上哭泣，一个青年在她的身边向她低语，是母亲在送别自己的

骨肉？还是儿子在送着母亲远去？”⁴这首诗要写的是原乡与本土的决裂、母与子的诀别。在亲情和祖国之间，老妇人纵使不舍得自己的骨肉分离，但她选择了祖国和自己在原乡的亲人，完成了她身为子女的伦理选择，却放弃了身为母亲的责任。而年轻人和母亲诀别，留了下来和他所在的土地一起，是放弃身为子女的义务，而成全了自己身为国民的责任，两者都必须割舍。对于“祖国”的概念，诗人借年轻人的身份说：“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 / 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记住 / 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 / 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⁵

吴岸对“原乡”和“祖国”位置的处理，不失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土概念中一种理性的分割，冷静中带惨烈。他说：“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 / 她在我脚下 / 不在彼岸”⁶、“祖宗的骨埋在他们的乡土里 /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乡土里”。⁷在那个两地不能自由往来的年代，作者那一代人找到自己的“乡土”和“祖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和母亲的生命作了割裂，必须让母亲的历史在他们的年代终结，不再为上一代的祖国概念所牵绊，而他才得以作为另一个生命体的开始，在另外一个国土上开枝散叶。

今日交通方便，国与国之间自由往来，移民他国，母子两地分隔是极普通的事。然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政治的因素，南洋的华人回归中国大陆是张单程票，回去了就不允许回来，许多家庭被迫分散、亲友别离，至死不曾相见。⁸所以，这对母子的道别不是寻常的道别，是一种生离死别，因此格外沉重。母子原本可以一起离去或者同时留下，却因为对原乡的牵挂，母亲牵挂

⁴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4。

⁵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5。

⁶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5。

⁷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5。

⁸ 1948年禁止中马文化交流，直到1974年，马中建交，限于商业贸易，1987年以后允许华人到中国探亲，1992年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探访。

她和她父母的家乡，忍心割舍骨肉亲情。年轻人牵挂自己成长的家乡，忍痛不和母亲回归。他们做出了各在一方的割舍，当他说“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母亲”⁹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政治的因素，让一对母子被迫分割两地。母亲走了，也带走了他的过去，未来不会再有父母的呵护，我们在吴岸的诗歌里看到当时华人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所面对的分离和孤寂，他说：

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母亲 / 轮船消失在河流的远方 / 拥挤的
码头只剩下一个青年 / 只有河水依然在激荡！¹⁰

很多人看到诗人悲壮地向母亲和母亲的祖国告别，认为这是华人对本土表达效忠和认同的证明。却没有留意此诗的最后一段：“从此他告别了自己的欢笑 / 从此他告别了自己的悲哀 / 当他疾步走在赤道的街上 / 他就想着祖国偏僻的村庄！”¹¹ 他为何没有了欢笑，也没有了悲哀？那是因为天伦之乐（母亲）离开了他，使他没有了欢乐，也因为母亲（历史的负担）的远去，让他不再沉溺在悲哀当中，因此可以疾步走在赤道的街上，实现他的理想。然而他那看似坚定刚强的步伐中，却时时内心还是牵挂着母亲（祖国）所在的村庄，最后一段的反复矛盾和这首诗整体所表现的坚决果断了相当大的冲突，或许就是这样的冲突，才让这首诗欲断不断的情感更显回肠荡气，欲罢不能。

二、远去的依旧存在：原乡与本土的挣扎

写《祖国》之后的第二年，虽然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吴岸所

⁹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6。

¹⁰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6。

¹¹ 吴岸，〈祖国〉，《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6。

在的砂拉越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下。1958年12月29日，吴岸发表了气势澎湃的《南中国海》，思考原乡中国和乡土的关系。根据创作年代，此诗发表在《祖国》之后，然而在2012年出版的吴岸诗歌自选集《残损的微笑》中，诗人将此诗放在第一篇。时隔54年之后，时局的变迁，砂拉越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吴岸也在争取国土独立的过程中，被捕入狱10年，付出了惨痛的青春代价。吴岸在整理自选集《残损的微笑》时，将此首诗放在《祖国》之前，是作为民族迁徙到南洋的开篇史诗呢，还是暗示他一生对乡土与文化的思考的起点？

纵观诗人所在的时代和今日的局势，马来西亚华人对国土与原乡文化的认同，并没有因为时日的过去而分割，反而更千丝万缕地、纠缠不清，也许华人与原乡的关系，就如《南中国海》所叙述那样，欲断不断，似断还续。

雄浑的海洋呵，南中国海/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¹²

诗的开篇和结尾都感叹浩瀚的海洋“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分开，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强调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即分割又连贯的关系。诗人巧妙地将南中国海当做媒介，首先把原乡和在地分割开来，形成空间的距离，同时又把分割两地的土地接连起来，变成一体。在这首诗里，海洋是时空实体，分开以前和现在，同时它也是传输通道，传输着移民和文化。

诗人将南中国海形容成“洪涛”，拍打着在大陆沿海一带和南方岛屿之间。这片海域辽阔、惊险，是古今兵家和海盗的必争

¹²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30。

之地。中国大陆南方沿海一带的居民通过这个海域，翻过涛涛海浪，直达偏远的南方岛屿，经商也寻找生计。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回去也是同样的海路，穿过南中国海，回到家乡。在这个往返的路途上，葬身海洋的也不计其数。这是一座充满心酸血泪的大海，漂流着中国移民的悲壮故事：“一张破席，两个枕头，一个求生的热望 / 我们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涛里”。¹³

上岸之后，“人们得以最精巧和丰富的想象”¹⁴，才能还原当初这批人如何用血汗“在半黑暗的荒蛮的处女林”¹⁵找到立足之地，几句话，道尽了开荒者的千辛万苦和血泪历史。他们将荒蛮之地变成良田，种植出丰富的果树、橡胶和稻米。多个段落以“我们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涛里”¹⁶为结，不断唤起祖先漂洋过海的历史记忆，增添了这首诗的苍凉感。

华人先民有了安身立命的土地，建立了学校和庙宇，于是“学校里不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 古色古香的庙宇里飘浮着晨祷的香火”¹⁷，族人子弟勤学，庙宇香火不断，本是值得安慰的事，诗人的心灵深处还是常常感若有所失，尤其是“在清明的烈日下虔诚地把香烛，燃在先人的墓前，没有了碑的古墓前”¹⁸，“感想尤其变得繁复，心绪尤其变得深沉”。¹⁹

无论是“香火”还是“墓碑”，都是华人斩断不去的身世。几乎所有的华人先祖的墓碑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原乡来自那个地区那个村庄，无论现在在何方、说着什么样的语言，先祖的墓碑始终是强烈地提示着他们的身份。“没有碑的古墓”意味着这些

¹³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0。

¹⁴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0。

¹⁵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0。

¹⁶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0。

¹⁷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1。

¹⁸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1。

¹⁹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31。

曾经披荆斩棘的先祖，功绩在历史上除名，也被后人所忘记。读书传承文化，香火延续血脉，没有碑的古墓，意味着原乡的记忆剔除，香火的延续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 /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
蕉雨 / 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 / 说：我们是儿
女，土地是母亲 / 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²⁰

华人的生命力极强，他们就像海滨的椰林抛落在沙滩上的椰子，任潮汐将它们冲载到远处的岛屿，在那里，种子长大成树，椰树又结出了千万颗香甜的果实，一代一代繁衍下去。华人敢于迁徙到更远的地方，同时任凭距离遥远，华人还是秉承望乡情结，希望自己能够认祖归宗、落叶归根。“但祖母白发苍苍，面容皱似苦瓜 / 她的手中抱着小猪般可爱的孙儿 / 用老花眼凝望着壁上祖父的遗像 / 为什么，尝尽辛酸的心又在低低地欺息”²¹，即使有了安居乐业的环境，儿孙满堂，为何还是不觉得意犹未尽呢？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 /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 / 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 / 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 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将原乡完全从生命中剔除，“移植”到异乡的灵魂找不到完整的归属。

在写《祖国》的时候，局势混乱，时间的迫切，只能让当事人当机立断选择“去”或“留”，这时候，母体决定回归，年轻人的理性战胜感性，拒绝跟随母亲回归原乡，狠心斩断和母体的联系，无奈目送轮船远去。一年之后，局势不利于砂拉越的独立，英殖民地政府处心积虑要把新加坡和位于南中国海东边的沙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砂拉越华人将面对的是多元民

²⁰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釀出版，2012，页32。

²¹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釀出版，2012，页31-32。

族，并以马来人文化、宗教的族群为首的社会，文化融合将是即将面临的难关。诗人沉静下来，开始思考民族、身份、历史等问题，面临涛涛巨浪的海洋，诗人沉吟再三，忧思难忘。我们不妨将《南中国海》看成是作者对华人移民文化身份的多重思考，透露着诗人多重的忧患。

选择，也是一个赌注，诗人无法预测未来的日子，自己的族人会在这个土地上永远安居乐业，是否也会面对另一场战乱、经济危机。甚至被逐出国土，或者再次地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重复祖先的命运？是否有一日，当年漂流到南方岛屿的族人后裔，历经沧桑之后，像候鸟一样，从南方的岛屿，穿过南中国海，回归到北方的大陆，或漂流更远的地方，去感受热带所没有的春天？诗人因此有此一问：

五十年，一个世纪，十个世纪，过了……/ 当候鸟又抖擻起
翅羽飞向春天 / 一群孩子背着失学、失恋、失业和 / “不需
要人士” 的行李，唱着低沉的歌 / 穿过你的胸膛去追寻那命
中第一个春天 / 海洋，你对他们又有何感想？²²

在时代的转捩点，一向拥有强烈本土认同的诗人，也不免心生疑惑，对于先人艰苦的迁徙和无法掌握的未来，作者感到惶恐。而50多年的今天，诗人的忧虑还是不幸而言中，许多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的人，再次离开了家乡，飞向更远的地方。

先人千辛万苦离乡背井的过程，不能斩断的原乡记忆，对于能够感受到先人迫切愿望的诗人，是一种历史重担，不能任意卸下，勇敢展望未来。自己未来的原乡，取决于今日的决定，而后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当下的抉择，诗人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最后只得把所有的疑惑与忧虑向南中国海倾诉：

²²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釀出版，2012，页32。

而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 / 试图攀登赤道上白云缭绕的高山 / 直到望见你浩瀚的面影，高歌一曲吧 / 我们想起了漂流在你洪涛里的祖先 / 还有我们未来的子孙你对我们这一代有何感想，哦大海？ / 你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分开 / 你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²³

吴岸对自己的居住地（北婆罗洲）很早就作出了国土与原乡的认可，在马来西亚独立（1957）和成立（1963）之前。吴岸对所生活的土地已经产生原乡的认可，这种自觉性的认同源自诗人的成长过程与这片土地休戚与共。诗人出生时正是社会动荡混乱的二战时期，孩提时就亲历战争所带来迫害与痛苦。诗作《古筝》的叙述中提到自己的父亲：“忆年幼时，日军南侵，家乡沦陷，父亲因参加抗日赈济被捕，监禁经月，出狱后率家人避居山芭”。诗人父亲参加抗日，乃源自原乡被日本侵略的同仇敌忾，以及保护当前家园和家人，因此付出了入狱的代价。

吴岸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成长时期又受中国诗人郭沫若、艾青诗的影响，所创作的诗歌普遍上可见处处的热血沸腾爱国的呐喊，《祖国》是那时的代表作。在东南亚人民寻求独立的环境中，诗人将爱国的情感投注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带着建立新国土的感情，积极投身到反侵略反殖民的洪流中。他在《古筝》一诗中所写的“蓦然一声长啸 / 壮怀激烈 / 一时有乱箭齐发 / 把“久镇”的 / 夜空 / 震撼得 / 摇摇欲坠”²⁴，将争取国土独立的行为，和守护边疆的岳飞相提并论，这样一场为自己国土而战的深刻经历，激发诗人对那片土生土长的土地的热情。

²³ 吴岸，〈南中国海〉，《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 32-33。

²⁴ 吴岸，〈古筝〉，《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 48-49。

三、扎根的树：华人的足迹

1963年9月16日，砂拉越与沙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这些地方的居民可以成为公民。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进程，势在必行，1962年，英国殖民政府对独立运动实行大镇压，进行大逮捕，参与独立斗争的文艺界成员有的遣送回中国，有的身陷囹圄。吴岸身为其中一员，在逃亡中所写的《献给我的祖国》诗稿在被逮捕时落入敌手。1966年被捕，身陷囹圄，与妻子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长达十年的岁月。²⁵十年的牢狱之灾，诗人曾说那是生命中的困难时期，之所以能够坚持度过厄难，主要是对祖国的爱与诗歌艺术的执着。²⁶诗人出狱后，重新创作，出版诗集《达邦树礼赞》，呈现创作技巧和思想上的成熟。诗人说“岁月能漂白我的头发 / 却消磨不了我们远征的梦 / 直到那一天 / 门儿打开 / 我跨出门槛 / 它又紧紧拥抱我的脚 / 在热泪中 / 我们又一道 / 沿着祖国的青山翠谷 / 一路 / 吻去……”²⁷，即使岁月的流逝，那对祖国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

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基本上已成定局，往事只能回味。吴岸在往后的生命，一直咀嚼当年激情奔放的岁月，自由和理想的追寻。在回溯过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吴岸将其生命追溯到父亲和

²⁵ 参吴岸，〈自序〉，《吴岸诗选》，砂拉越：憩园丛书，2011，页1。

²⁶ 参吴岸《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为威海“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而写》：“六十年代中，我因参加独立斗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十年的光阴，我最宝贵的青春。那时我多么地想念我的山水啊……更多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祖国的山水之间了”。在此，吴岸还特地举例祖国的山水包括马当山、鲁巴河、拉让江、丹绒罗班、青山、翠谷，都是砂拉越州的山水，足见其“祖国”指涉的是“砂拉越州”。篇章收录于《生命存档》，砂拉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8，页11。此外，也参吴岸《永远的纪念——写在“达邦树礼赞”付梓前》：“……虽经历世态炎凉和坎坷的人生，而对文学依然执着。”收录于《达邦树礼赞》，砂拉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1，页VI。

²⁷ 吴岸，〈鞋〉，《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44-45。

祖父，以及族人南来的历史。在赞美家园的同时，他也感受到祖辈辛劳开拓的心酸过去，父辈建立的一间屋子，以及逝世之后安身的一座坟墓，都在他诗中展现一卷丰富华族南来史卷。

此后，我们看到吴岸的诗篇里，“祖国”一词很明显的就是指本土，也就是砂拉越州，诗歌很少提及“马来西亚”的概念。马来西亚政治局势的尘埃落定，吴岸不再纠结于“留与归”的挣扎，一心一意描写和赞颂自己所脚踏的土地上。延续其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那样，一如既往地不断在诗歌中宣誓自己对本土的热爱。

马来西亚有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兴盛，起着文化传承的重任。直至1957年，马来西亚已经有了1300左右的华文小学，60多家华文独中和70多家华文中学。百分之九十的华人都接受至少华文小学的教育，至今许多华文小学已有百年历史，其传承文化的功能至今还在持续。

随着岁月的流淌，出狱之后，吴岸将政治理想转向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探索。在吴岸的自选集里，最常勾起他感怀的是先祖南来的历史，感同身受他们颠沛流离的身世和在本土开荒的精神。诗人无法把个人与民族原乡的情感分开，就像“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但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诗人见到历史古迹，联想起祖先的来时路，“拾级悟玄亭 / 青石苔里 / 寻找祖先的足迹 / 庙里香火 / 何其鼎盛 / 独我凭栏眺望 / 在点点渔舟上 / 看见了 / 当年南渡的帆影”²⁸。据作者注称，此庙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或更早，离砂拉越古晋市18里外的河口峭壁上，相传十九世纪中国移民，经数月海上行船，安全抵达后，都要上青山岩上香。诗人对先人不辞千里之远，来到蛮荒之地的垦荒精神感到敬仰，感叹自己族人对当地的贡献渐渐被遗忘，开荒的历史渐渐被时间掩埋而有感而发。

²⁸ 吴岸，《青山岩》，《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醜出版，2012，页113。

北方大陆和南方岛屿在地理环境上分割，在华人的精神境界里却是千丝万缕的连接，甚至超越时间和空间，他们视先祖的文化原乡、语言为生命的母体与根本，走得再远，始终不能断绝。那些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先辈，许多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客死异乡后无法将遗体送回家乡埋葬，他们的族人设立了公墓，让他们的先辈和将来的自己有个安葬之处。公墓取名“粤海亭”，就是一种慰藉亡灵和后辈慎终而追远的象征：“飘洋过海的祖先 / 谁不想落叶归根 / 可梦断云山 / 终客死异乡 / 且造个粤海山亭吧 / 慎终而追远 / 就此长眠 / 不似还乡 / 也似还乡”²⁹。对于先辈落叶归根的愿望，诗人是相当理解且给予同情的，“不似还乡，也似还乡”，道出了来自华人先辈客死异乡的无奈。

吴岸创造诗歌之余，也关注砂拉越历史，诗人常常在回忆中，掉入历史的长河中，感叹物换星移，物是人非。诗人在诗歌流露的沧桑感和历史感，然我们感受到诗人面对时间流逝的孤独感。诗人回到故园，留恋从前的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对于生命的延续和文化遗产生出岁月的无情感概：

放鹤亭前 / 那闪烁在涛声柳影里的长明灯 / 哪里去了？ / 错
列在碎石路旁 / 斑驳的木板店 / 哪里去了？ / 啊 / 何处再能听
到 / 和民茶室的气灯光 / 流出夜归乡老的笑声？ / 桥那端踩
满我童年足迹的球场 / 还有那在我生命的清晨 / 敲响洪亮的
钟声的 / 中华小学 / 哪里去了？³⁰

“放鹤亭”、“长明灯”、“木板店”、“和民茶室”、“钟声”、“中华小学”、“木舟”、“浮桥”等上个世纪60年代砂拉越沿海小镇的常见景色，经海水侵蚀，许多当年具有华人移民标志的商店、庙

²⁹ 吴岸，〈粤海亭〉，《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釀出版，2012，页52。

³⁰ 吴岸，〈流蚀之后〉，《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釀出版，2012，页110。

宇和小学都已经消失。具有历史敏感度的诗人看到这些移民印记的事物随着时光消失，心里不胜感触。《流蚀之后》的下半节，诗人写：

我回头看 / 在沼泽的那一边 / 在狂流虎视的陆地上 / 人们已
用血汗 / 筑起新的家园 / 一个市镇 / 正在成长 / 我又看到熙
熙攘攘的乡民 / 又听见从学堂传来的 / 朗朗书声 / 那高悬在
道路尽头浮桥的 / 不正是放鹤亭前那盏 / 长明灯？……³¹

过去的小镇被海水侵蚀消失，固然可惜，当诗人看到小镇的生命在另一边得以延续，族人的文化得以传承时，他感到欣然。诗人一生命运坎坷，从来没有放弃积极精神，对文化的延续也充满信心。这也是吴岸诗歌生命不绝、诗歌拥有感人力量的原因。

华人先辈在异乡建造了庙、台、亭等，为的是可以通过袅袅烟火、悠悠云烟，以登高瞭望的姿态，越过浩瀚洪涛，让思绪可以连接到原乡，作为实体不能回归的慰藉。从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开始，马来亚政府已有意识地将国家推向单一语文和民族的发展，然而，成效并不显著。在这样一个强势主流文化的压力下，人口较少的华族居于弱势，群体文化的挣扎生存自然容易激发文人们将文学的创作视为挽救民族文化的武器，作为记载、保留的容器。吴岸在这一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出狱之后，他不再以上战场的姿态去宣誓热爱土地，诗人更多的是带着自豪的心情将传统中华文化融入本土色彩中。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自豪，也是诗人“中国情结”的一种投射。

诗人在政治理想遭受挫折之后，寄情于山水、文学创作当中。然而，他孜孜不忘的是祖先的历史、文化的传承的痕迹得以记录。很多时候，我们从吴岸诗篇的题目，就已经可以感受诗人

³¹ 吴岸，《流蚀之后》，《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醱出版，2012，页111。

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如《清明》、《阳春台》、《古瓮》、《小瓷盘》、《铜鲤灯》、《灯笼》、《琵琶手》等，内容无不与民族历史文化有关。当时华人南来多数抱着侨居打拼的思想，将来落叶归根才是人生最后的归属。后来定居南洋，仍然坚守传统文化，在当地建立学校、兴办报章，让这些已经成为当地公民的后代传承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在《残损的微笑》这本诗歌精选集里，诗人选择了多首与写慎终思远有关的诗篇，可以感受作者的对先人和先人历史的追思情怀。如《清明》借由清明节扫墓的情节，说明生命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

记否那年清明 / 你带我上祖父的坟 / (倾斜的石碑上 / 刻着：
清宣统二年终) / 你在祖父的冢上 / 放一片纸儿白 / 一片纸
儿黄？

而今又清明 / 父亲 / 让我也在你的冢上 / 放一片纸儿白 /
一片纸儿黄

抬头看 / 灰烟弥漫处 / 数不尽黄黄白白万千点 / 像花儿 /
满山开遍³²

从诗中看到华人清明扫墓的习俗，“我”（儿子）在小时候被“你”（父亲）带到祖父坟前，学习如何扫墓，到长大后的成年的“我”为已故的父亲扫墓，香火得以延续下去。祭祀祖先是儒家孝文化的基本规范，落叶归根则是旅居在外者的想望。华人漂洋过海，客死异乡，梦断云山，他们在定居处在风水最好的地段建立了华人义山，借用家乡的地名，称为“粤海亭”，让回不了家乡的先辈坟墓与族人为邻，也让死去的灵魂可以遥望家乡。清明扫墓包涵“追源溯本”的观念，通过父子相传，让后代子孙不忘

³² 吴岸，〈清明〉，《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 51。

祖先来源和文化根本。

义山是飘洋过海的华人落叶归根的想望，坟冢累累，见证了华人移民奋斗的“荣辱悲欢 / 泪血恩怨 / 都化作南国沃土 / 长成绿树苍苍 / 风风雨雨 / 两百年 / 阅尽人间冷暖 / 看惯富贵浮云”³³。义山作为南来祖先的长眠之地，清明也成了华人慎终思远的重要节日，诗人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长眠此处。父亲祭拜祖父于此，他也跟着父亲的步伐，祭拜父亲和祖父母，将来他的子孙也会沿着这样方式，对先人作出怀念。

随着年龄增长，吴岸对中华文化的浸淫日深，感受也更具体，对于中华色彩的事物，经常发思古之幽情。《古瓮》写诗人遥想古瓮来历，梦回唐代，赞叹于唐釉彩的精美，“我惊见你釉的唐光 / 你惊见我唐的釉彩”³⁴，展现吴岸文化底蕴深厚的表现。《铜鲤灯》，“金灿灿一尾鲤鱼 / 耀然从光焰中跃出 / 展鳍摆尾、流晴四顾 / 金灿灿一尾鲤鱼啊它已经复活”³⁵，将铜鲤写得活灵活现，“在苦海里给夜行者一点光明 / 是离乱抑或是背叛 / 抛弃它在黑暗的海滩 / 任风餐锈蚀 / 颠沛流离 / 从远古的北方 / 流落到南岛上我的手上……”³⁶，诗人将铜鲤意象化，从铜鲤的历程联想到祖先的漂泊，怜惜其曾经有过的璀璨光芒和历经风霜后的斑驳，是对祖先历史渊源的感悟和精神上的寄托。

循着“根”的意涵，诗人也对自身文化的渊源投入许多想象。《捡门记》写诗人偶得一扇刻有唐杜审言五律春游诗的中国古式木门，就像想起该门板长久以来所经历的事宜，设想其背后“藏着多少缙箠 / 多少悲欢”³⁷。《粽子赋》从包裹粽子的精神到揭开粽叶的情怀，注入历史文化的想象，再从屈原的爱国之心，叙

³³ 吴岸，〈粤海亭〉，《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53。

³⁴ 吴岸，〈古瓮〉，《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93。

³⁵ 吴岸，〈铜鲤灯〉，《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97。

³⁶ 吴岸，〈铜鲤灯〉，《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96。

³⁷ 吴岸，〈捡门记〉，《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醴出版，2012，页91。

述华人乡土热爱的传统，借屈原的际遇表达有志难伸的民族困境。

《榴莲赋》也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乍看之下是单纯的人们对榴莲的踊跃购买情况，然而诗人技巧性地将华人南来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传说融入诗中，“想起三宝太监的恶作剧”³⁸，“南洋民间传说，榴莲果实是郑和下西洋路过时把粪便挂在树上所形成的”³⁹，连接其华人南来的悠久历史，本来是充满南洋地方色彩的抒写，一下就呈现出华人移民南洋的历史渊源以及多元文化融汇的情形，充分展露诗人乐观幽默的一面。

结语

从吴岸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移民对本土认同的历程。早期华人对原乡国土和原乡文化的概念是统一的，先人对故土频频回望，落叶归根是他们生命终点的追寻。经历两三代后，新中国建立，南洋各地兴起独立的浪潮，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阐明单一国籍的立场，迫使当地华人必须做出国民身份的抉择、归或留的决定。《祖国》和《南中国海》两首诗足见南洋几代华人对国土认同的挣扎，以致后来马、中两国不相往来40年，导致许多家庭分割两地，至亲之间，至死都无法团聚的遗憾。随着世界政治纷争尘埃落定，共产党执政中国大陆，东南亚反共的国家陆续独立，不能回乡或无法回乡的华人，遂决定定居下来，将乡土之情转移到所踩踏的土地上，落实了马来谚语：“脚所踩踏的土地，就是我的国土”⁴⁰之意以外，也呼应了吴岸本人在提倡乡土文学时，所引述王拓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写东西必须有

³⁸ 吴岸，《榴莲赋》，《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137。

³⁹ 吴岸，《榴莲赋》，《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酿出版，2012，页138。

⁴⁰ 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

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他的乡土”⁴¹。

吴岸的文化修养和对历史的关注，让他的诗歌内涵更具思考的深度。他擅于将激烈的感情投注在自然景物中，表达时代变迁和人情的变化。诚如吴岸在《马华诗坛的回顾与展望》和《马华文学的再出发》中所言：

我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虽然我从不排斥任何不同的表现的手法。我认为，以生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充实下，是具有极其伟大和蓬勃的生命力的。⁴²

我们的再出发的文学，应该是一种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具有包含民族性与地方色彩的独特性的文学。这种文学应该在内容与技巧上都超越我们的前辈作家的成就。……更何况处在像我们这样开放的国家，一个肯求上进的作家，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从传统，从现代，从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陆，从走过现代的台湾，从东方，从西方，从国内其他民族，甚至从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中，汲取为自己所需的养分。⁴³

因此，吴岸的诗歌可谓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突破地方格局、个别族群的局限，提升到人生的思考和历史的反思的层面，这也是他优于同辈写实诗人的地方。

⁴¹ 吴岸，〈马华文学的再出发〉，《马华文学的再出发》，砂拉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页8。

⁴² 吴岸，《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砂拉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5，页21-22。

⁴³ 吴岸，〈马华文学的再出发〉，《马华文学的再出发》，砂拉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页12-13。

参考文献：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吴岸，《盾上的诗篇》，吉隆坡：南风出版社，1988。

吴岸，《达邦树礼赞》，砂拉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1。

吴岸，《马华文学的再出发》，砂拉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

吴岸，《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砂拉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5。

吴岸，《生命存档》，砂拉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8。

吴岸，《吴岸诗选》，砂拉越：憩园丛书，2011。

吴岸，《残损的微笑：吴岸诗歌自选集》，台北：釀出版，2012。